

叶 圣 陶

抗

争

文学小丛书·WEN XUE XIAO CONG SHU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

# 抗 争

叶 圣 陶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封面设计：伍端端

抗 争

Kang Zheng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79,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frac{1}{4}$  插页2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5年3月北京第2版

198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1,500

---

书号 10019·1226

定价 0.76 元

## 前 言

叶圣陶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创作了大量的小说、童话、散文。本书选收了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六年间的短篇小说十一篇。

作者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对被压迫受欺凌的下层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一生》描写劳动妇女被奴役、虐待、转卖的悲惨命运。《饭》是小知识分子苦难生活的写照。《多收了三五斗》通过“丰收成灾”的现象，揭示了中国农民身受三大敌人压迫的残酷现实，透露了农民的觉醒和反抗意识。

叶圣陶曾长期担任小学教师，创作了许多揭露旧中国教育界黑暗腐败现象的作品。《抗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反映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小学教员为争取生存所进行的抗争及其失败。《一篇宣言》写教师们为抗日救亡而进行的爱国主义斗争。

叶圣陶一向以表现小市民的灰色生活著称。《隔膜》表现在小市民之间只存在寒暄、应酬这样虚伪而冷淡的关系。《潘先生在难中》生动描绘了军阀混战中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卑怯自私、苟且偷安，潘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里富

有典型特征的塑像。

经过五卅运动和大革命的洗礼，叶圣陶小说创作中的社会背景更为广阔了，其中部分作品接触了革命斗争现实，塑造了一些富有反抗性格的人物。《夜》中老妇人从悲哀到愤怒，从怯弱到坚强的性格发展，深刻地概括了大革命失败后广大人民群众从敌人血腥屠杀中逐步觉醒的真实历程。

三、四十年代，爱国主义成为叶圣陶创作的重要主题。《一个练习生》为当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示威游行摄下了生动的侧影。《丁祭》辛辣地刻画了封建遗老辱骂学生爱国运动、美化汉奸和日本侵略者、在民族危亡关头大演祭孔丑剧的嘴脸。

上述作品，语言纯净，文笔细密，风格朴素，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展示了旧中国的社会面貌。

## 目 次

|              |     |
|--------------|-----|
| 一 生 .....    | 1   |
| 隔 膜 .....    | 5   |
| 饭 .....      | 14  |
| 潘先生在难中 ..... | 23  |
| 晨 .....      | 44  |
| 抗 争 .....    | 59  |
| 夜 .....      | 79  |
| 多收了三五斗 ..... | 91  |
| 丁 祭 .....    | 101 |
| 一篇宣言 .....   | 108 |
| 一个练习生 .....  | 116 |

## 一 生

伊生在农家，没有享过“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也没有受过“三从四德”“自由平等”的教训，简直是很简单的一个动物。伊自出母胎，生长到会说话会行动的时候，就帮着父母拾些稻稗，挑些野菜。到了十五岁，伊父母便把伊嫁了。因为伊早晚总是别人家的人，多留一年，便多破费一年的穿吃零用，倒不如早早把伊嫁了，免得白掷了自己的心思财力，替人家长财产。伊夫家呢，本来田务忙碌，要雇人帮助，如今把伊娶了，即不能省一个帮佣，也抵得半条耕牛。伊嫁了不上一年，就生了个孩子，伊也莫名其妙，只觉得自已睡在母亲怀里还是昨天的事，如今自己是抱孩儿的人了。伊的孩子没有摇篮睡，没有柔软的衣服穿，没有清气阳光充足的地方住，连睡在伊的怀里也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得享受，白天只睡在黑黢黢的屋角里。不到半岁，他就死了。伊哭得不可开交，只觉以前从没这么伤心过。伊婆婆说伊不会领小孩，好好一个孙儿被伊糟蹋死了，实在可恨。伊公公说伊命硬，招不牢子息，怎不绝了他一门的嗣。伊丈夫却没别的话说，止说要是在赌场里百战百胜，便死十个儿子也不关他事。伊听了也不去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只是朝晚

地哭。

有一天伊发见了新奇的事了：开开板箱，那嫁时的几件青布大袄不知哪里去了。后来伊丈夫喝醉了，自己说是他当掉的。冬天来得很快，几阵西风吹得人彻骨地冷。伊大着胆央求丈夫把青布袄赎回来，却吃了两个巴掌。原来伊吃丈夫的巴掌早经习以为常，惟一的了局便是哭。这一天伊又哭了。伊婆婆喊道，“再哭？一家人家给你哭完了！”伊听了更不住地哭。婆婆动了怒，拉起捣衣的杵在伊背上抽了几下。伊丈夫还加上两个巴掌。

这一番伊吃得苦太重了。想到明天，后天，……将来，不由得害怕起来。第二天朝晨，天还没亮透，伊轻轻地走了出来，私幸伊丈夫还没醒。西风象刀，吹到脸上很痛，但是伊觉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轻些，就也满足了。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到了一条河边，才停了脚步。这条河里是有航船经过的。

等了好久，航船经过了，伊就上了船。那些乘客好似个个会催眠术的，一见了伊，便知道是在家里受了气，私自逃走的。他们对伊说道，“总是你自己没长进，才使家里人和你生气。即使他们委屈了你，你是年幼小娘，总该忍耐一二。这么使性子，碰不起，苦还有得吃！况且如今逃了出去，靠傍谁呢？不如乘原船回去罢。”伊听了不答应，只低着头不响。众客便有些不耐烦。一个道，“不知伊想的什么心思，论不定还约下了汉子同走！”众人便哗笑起来。伊也不去管他们。

伊进了城，寻到一家荐头。荐头把伊荐到一家人家当佣妇。伊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虽也是一天到晚地操作，却没下田耕作这么费力，又没人说伊，骂伊，打伊，便觉得眼前的境地非常舒服，永远不愿更换了。伊惟一的不快，就是夜半梦醒时思念伊已死的孩子。

一天，伊到市上买东西，遇见一个人，心里就老大不自在，这个人是村里的邻居。不到三天，就发生影响了：伊公公已寻了来。开口便嚷道，“你会逃，如今寻到了，可再能逃？你若是乖觉的，快跟我回去！”伊听了不敢开口，奔到里面，伏在主妇的背后，只是发呆。主妇便唤伊公公进来对他说，“你媳妇为我家帮佣，此刻约期还没满，怎能去？”伊公公无可辩论，只得狠狠地叮嘱伊道，“期满了赶紧回家！倘若再逃，我家也不要你了，你逃到哪里，就在哪里卖掉你，或是打折你的腿！”

伊觉得这舒服的境地，转眼就会成空虚，非常舍不得。想到将来……更害怕起来。这几天里眼睛就肿了，饭就吃不下了，事也就做不动了。主人知道伊的情况，心想如今的法律，请求离婚，并不繁难，便问伊道，“可情愿和夫家断绝？”伊答道，“那有不愿？”主人便代伊草了个呈子，把种种以往的事实，和如今的心愿，都叙述明白，预备呈请县长替伊作主。主妇却说道，“替伊请求离婚，固然很好，但伊不一定永久做我家帮佣的。一旦伊离开了我家，又没别人家雇伊，那时候伊便怎样？论情呢，母家原该收留伊，但是伊的母家可能办到？”主人听了主妇的话，把一腔侠情冷了下来，只说一

声“无可奈何!”

隔几天，伊父亲来了，是伊公公叫他来的。主妇问他，“可有救你女儿的法子？”他答道，“既做人家的媳妇，要打要骂，概由人家，我怎能作得主？我如今单是传伊公公的话，叫伊回去罢了。”但是伊仗着主妇的回护，没有跟伊父亲同走。

后来伊家公婆托邻居进城的带个口信，说伊丈夫正害病，要伊回去服侍。伊心里只是怕回去，主妇就替伊回绝了。

过了四天，伊父亲又来了。对伊说，“你的丈夫害病死了，再不回去，我可担当不起。你须得跟我走！”主妇也说，“这一番你只得回去了。否则你家的人就会打到这里来。”伊见眼前的人没一个不叫伊回去，心想这一番必然应该回去了。但总是害怕，总是不愿意。

伊到了家里，见丈夫直僵僵地躺在床上，心里很有些儿悲伤。但也想，他是骂伊打伊的。伊公婆也不叫伊哭，也不叫伊服孝，却领伊到一家人家，受了二十千钱，把伊卖了。伊的父亲，公公，婆婆，都以为这个办法是应当的，他们心里原有个成例：田不种了，便卖耕牛。伊是一条牛，——一样地不该有自己的主见——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把伊的身价充伊丈夫的殓费，便是伊最后的义务。

1919, 2, 14。

## 隔膜

我的耳际只有风声，水声，仅仅张得几页帆呢。从舱侧玻璃窗中外望，只见枯黄而将有绿意的岸滩，滩上种着豆和麦的田畦，远处的村屋，竹园，丛林，一棵两棵枯死的树干，更远处刻刻变幻的白云和深蓝的天，都相随着向我的后面奔去。好顺风呀！使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快慰。但是为了什么呢？我自己也不能述说。我将要到的地方是我所切盼的么？不是。那里有什么事情我将要去做么？有什么人我必欲会见么？没有。那么为什么快慰呢？我那里能够解答。虽然，这很大的顺风总该受我的感谢。

照这样大的风，一点钟时候我的船可以进城了。我一登岸，就将遇见许多亲戚朋友；我的脑子将想出许多不同的意思，预备应对；我的口将开始工作，尽他传达意思的职务。现在耳目所接触——风声，水声和两岸景物——何等地寂静，闲适；但这个不过是给我个休息罢了，繁扰纷纭就跟在背后。正象看影戏的时候，忽然放出几个大字，“休息十分钟”，于是看客或闭目养神，或吸烟默想，略舒那注意于幻景的劳倦。然而一霎时灯光齐灭，白布上人物重又出现，你就不得不用你的心思目力去应付它了。

我想我遇见了许多亲戚朋友将听见些什么话？我因为有以往的经验，就可以推测将来的遭逢而为预言。以下的话一定会听见，会重复地听见：“今天来顺风么？你那条路程遇顺风也还便利，逆风可就累事了，六点钟还不够吧？……有几天耽搁？想来这时候没事，可以多盘桓几天，我们难得叙首呢。……府上都安好？令郎会走了？话都会说了？一定聪慧可喜呢。……”我懒得再想下去，便是想到登岸的时候也想不完。我一登岸，唯一的事务就是答复这些问题。我便要说以下的话：“今天刚遇顺风。我那条路程最怕是遇着逆风，六点钟还不够呢。……我大约有一星期耽搁，我们可以畅叙呢。……舍下都安好。小儿会走了，话说得很完全，总算是个聪慧的孩子。……”

我忽然起一个奇异的思想：他们的问题既是差不多的，我对于他们的答语也几乎是同一的，何不彼此将要说的话收在蓄音片上，彼此递寄，省得屡次复述呢？这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问题的次序若有颠倒，答语的片子就不容易制了。其实印好许多同样的书信，也就有蓄音片的功用——所欠缺的也只在不能豫决问话的次序。然则彼此会面真有意义，大家运用着脑子，按照着次序一问一答，没有答非所问的弊病，就算情意格外浓厚。但是脑子太省力了。我刚才说“我的脑子将想出许多不同的意思”，其实那些意思以前就想好，不用再想了，而且一辈子可以应用；脑子的任务，只在待他人问我某一句话时，命令我的口传达某一个现成的意思出去就是了。我若取笑自己，我就是较进步的一张

蓄音片，或是一封印刷的书信。我做这等器物已是屡次不一次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登岸不满五点钟，已听了五回蓄音片，我的答片也开了五回。

现在我坐在一家亲戚的书斋里，悬空的煤油灯照得全室雪亮，连墙角挂着的那幅山水上的密行题识都看得清楚。那位主人和我对面坐着，我却不敢正视他，——恐怕他也是这样——只是相着那副小篆的对联作无意识的赏鉴；因为彼此的片子都开完了，没有了，倘若目光互对而没有话讲，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好意思，很是难受，不相正视是希望躲避幸免的意思。然而眼珠真不容易驾驭，偶不留意就射到他的脸上，看见乌黑的胡须，高起的颧颊，和很大的眼珠。不好了，赶紧回到对联上，无聊地想那“两汉”两字结构最好，作者的印泥鲜明净细，倒是上品呢。

我如漂流在无人的孤岛，我如坠入于寂寞的永劫，那种孤凄彷徨的感觉，超于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个细胞，使我神思昏乱，对于一切都疏远，淡漠。我的躯体渐渐地拘挛起来，似乎受了束缚。然而灯光是雪亮，果盘里梨和橘子放出引人食欲的香气，茶杯里有上升的水汽，我和他对面坐在一个极漂亮的书斋里，这分明是很优厚的款待呀！

他灵机忽动，想起了谈资了，他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沾着胡须说道，“你们学校里的毕业生有几成是升学的？”他发这个端使我安慰和感激，不至再默默地相对了，而且这是个

新鲜而有可发挥的问题。我便策励自己，若能努力和他酬对，未始不可得些趣味。于是答道，“我那地方究竟是个乡村，小学毕了业的就要挑个职业做终身的依托，升入中学的不到十分之二呢。”完了，应答的话尽于此了。我便大失所望，当初不料这个问题仅有一问一答。

他似乎凝想的样子，但从他恍若初醒的神情答个“是”字来推测，可知他的神思并不属于所发的问题。“是”字的音波扩散以后，室内依然是寂寞，那种超于痛苦的感觉又向我压迫，尽管紧拢来。我竭力想和他抵抗，最好灵机一动，也找出些谈资来。然而我和醉人一般，散乱而麻木的脑子里那里能够想出一句话呢？那句话我虽然还没想出，但必然是字典上所有的几个字，喉咙里能发的几个音拼缀而成的，这是可以预言的。这原是很平常，很习惯，算不得什么的事，每一小时里不知要拼缀几千百回，然而在此地此时，竟艰难到极点，好奇怪呀！

我还得奖赞自己，那艰难到极点的事我竟做成功了，我从虚空的波浪似的脑海里捉住了一句具体的话。我的两眼正对着他的面庞，表示我的诚意，问道，“两位令郎都进了工业学校，那里的功课还不错么？”这句话其实是从刚才的一问一答联想起来的，但平时是思此便及彼，现在却是既断而复续了。

“那里的功课大概还不错。我所以送儿子们进那个学校，因为毕了业一定有事务派任，觉得比别处稳妥些。但是我现在担任他们的费用是万分竭力的了。买西文书籍一年

要花六七十元，应用的仪器不可不买，一枝什么尺便需要二十元，放假时来回的川资又需百元，……需……元，……需……元……”我的注意力终于松散，对于他的报销帐也就渐渐地模糊了。

这是我问他的，很诚意地问他的，然而听他的答语便觉得淡漠无味，终至于充耳不闻。莫怪我刚才答他时，他表现出恍若初醒的神情答我个“是”字。

我现在又在一位朋友家里的餐室里了。连我一共是七个客，都在那里无意识地乱转。圆桌子上铺着白布，深蓝色边的盆子里盛着色泽不同的各种食品，银酒杯和银碟子在灯光底下发出僵冷的明亮。仆人执着酒壶，跟在主人背后。主人走到一个位子前，拿起酒杯，待仆人斟满了酒，很恭敬的样子，双手举杯过额，向一客道，“某某兄，”就将杯子放在桌上。那位“某某兄”遥对着主人一揖。主人拿起桌上摆着的筷子，双手举过了额，重又放在原处。“某某兄”又是一揖。末了主人将椅子略动一动，便和“某某兄”深深地对揖。这才算完了一幕。

轮到第七幕，我登场了。我曾看过傀儡戏，一个活人拉动傀儡身上的线，那傀儡就会拂袖，捋须，抬头，顿足，做种种动作。现在我化为傀儡了，无形的线牵着我，不由我不俯首，作揖，再作揖，三作揖。主人说，“你我至熟，不客气，请坐在这里。”然则第一幕登场的那位“某某兄”是他最不相熟的朋友了。

众人齐入了座。主人举起酒杯，表现出无限恭敬和欢迎的笑容向客人道，“春夜大家没事，喝杯酒叙叙，那是很有趣的。”客人都擎起酒杯，先道了谢，然后对于主人的话一致表示同情。我自然不能独居例外。

才开始喝第一口酒。大家的嘴唇都作收敛的样子，且发出啜喋的声音，可知喝下的量不多。举箸取食物也有一定的步骤，送到嘴里咀嚼时异常轻缓。这是上流人文雅安闲的态度呀。

谈话开端了，枝枝节节蔓延开来，我在旁边静听，只不开口，竟不能回溯怎样地推衍出那些话来的。越听下去，我越觉得模糊，几乎不辨他们所谈的话含的什么意思，只能辨知高低宏细的种种声浪里，充满着颂扬，谦抑，羡慕，鄙夷……总之，一切和我生疏，我真佩服他们，他们不尽是素稔的——从彼此互问姓字可以知道，——偶然会合在一起，就有这许多话好讲。教我那里能够？但我得到一种幽默的启示，觉察他们都是豫先制好的蓄音片，所以到处可开，没有阻滞。倘若我也豫制些片子，此刻一样可以应用得当行出色，那时候我就要佩服自己了。

我想他们各有各的心，为什么深深地掩藏着，专用蓄音片说话？这个不可解。

他们的话只是不断，那些高低宏细的声浪又不是乐音，那里能耐久听。我觉得无聊了，我虽然在众人聚居的餐室里，我只是孤独。我就想起日间江中的风声，水声，多么爽快。倘若此刻逃出这餐室，回到我的舟中，再听那爽快的音

调，这样的孤独我却很愿意。但是怎么能逃，岂不辜负了主人的情意？而且入席还不到一刻钟呢，计算起来，再隔两点钟或者有散席的希望。照他们这样迟迟地举杯举筷，只顾开他们的蓄音片，怕还要延长哩。我没有别的盼望，只盼时间开快步，赶快过了这两点钟。

那主人最是烦劳了：他要轮流和客人谈话，不欲冷落了一个人，脸儿笑着向这个，口里发出沉着恭敬的语音问那个，接着又表示深挚的同情于第三个的话。——“是”字的声音差不多每秒内可以听见，似乎一室的人互相了解，融为一体了。——他又要指挥仆人为客人斟酒，又要监视上菜的仆人，使他当心，不要沾污了客人的衣服，又要称述某菜滋味还不恶，引起客人的食欲。我觉察他在这八面兼顾的忙迫中，微微地露出一种恍忽不安的神情。更看别人，奇怪，和主人一样，他们满脸的笑容里都隐藏着恍忽不安的分子。他们为了什么呢？难道我合了“戴蓝眼镜的看出来一切都作蓝色”这句话么？席间惟有我不开口，主人也忘了我了。一会儿他忽然忆起，很抱歉地向我道，“兄是能饮的，何不多干几杯？”我也将酒食之事忘了，承他提醒，便干了一杯。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一家茶馆里。这里的茶客，我大都认识的。我和他们招呼，他们也若有意若无意地和我招呼。人吐出的气和烟袋里人口里散出的烟弥漫一室，望去一切模糊，仿佛是个浓雾的海面。多我一个人投入这个海里，本来是极微细的事，什么都不会变更。